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何氏曰莊子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澹漠焉人雖有智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莫知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之流淖淳散朴雜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心心興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此章大旨盡在是矣夫上德不德則混茫澹漠也不失德而無德則為者敗執者失矣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則至一自然也下德為之而有以為則所謂始為天下矣上仁為之而無以為至仁無親去德猶未遠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以義

制事則下仁已一等以仁義視道德則所謂離道以善險德以行也曰不德曰無以為皆無心無所為而為之謂天曰不失德曰有以為皆有心有所為而為之謂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又下義一等附之以文禮也於忠信為薄益之以博智也於道為華其去性初轉遠矣上禮者盛禮也施厚報宜厚報不敵施爭由是起攘臂引去貌敗禮之人也扔引也字從彳者非○林氏曰為之而莫之應者強民而民不從之也扔引也民不從而強以手引強掣換之也只是形容強民之意故曰攘臂而扔之○李氏曰上章云常無為故次之以上德不德上德無為故合道下德有為不合道仁義猶近德可為進道之階禮者純是作為以禮齊物轉不齊蓋有為終有失也執之不失亦可漸入佳境自仁而反德自德而反道直造無為也○淮海秦氏曰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以道為本以仁義為用

故失道而後德夫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何氏曰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莊子歷歷舉此失道而後德以下五句而曰今也以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手雖則云然抑且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雖此數者有上下先後之序而以聖人並用之則何莫非道也昔有通玄者云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總兩儀而稱德得之上者為道得之中者為仁義得之涼者為禮智涼而失之者非人也此言最簡而明也○呂氏曰夫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仁義由出於中為可尚也至於禮則去性益遠華盛而實虧從事乎繁文末節而不求其本忠信日以衰薄雖施於日用之間外則燦然而其中則無有也順之

則治遠之則亂間不容髮豈非亂之首乎故曰三皇之有道也不知其德化為五帝之德五帝之有德不知其德化為三王之仁義三王之有仁義不知其仁義化為秦漢之戰爭此之謂也且世人以智為鑿從事浮華雖自以為見而不知至愚自此而始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吳氏曰忠信者德之厚也漸變而薄一降而為仁再降而為義三降而為禮而忠信之厚德薄矣禮者欲其理而不亂也而適以基亂故曰亂之首前識猶言先知謂智也道猶木之實也未生之初生理在中胚胎未露既生之後則德其根也仁其幹也義其枝也禮其葉也智其華也根幹枝葉華皆自道中生出智者欲其哲而不愚而適以華愚故曰愚之始也○李氏曰前識者智識也智識者失道之始故曰道之華有道者不處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何氏曰夫處厚不處薄言其及禮於忠信所以息禮之爭也居實不居華言真智於道也所以救智之弊也故曰見其文者弊其真飭其外者傷其內去彼取此捨遠返朴之道也○吳氏曰結上文處厚不處薄謂貴德而不尚禮居實不居華謂體道而不用智彼謂其薄其華此謂其厚其實又曰此篇乃分說道德仁義禮智六字以道為無名以德為有名自德而為仁義禮智每降而愈下也故此章之等以道為一德為二仁為三義為四禮為五智為六也○呂氏曰聖人目擊道存尚其醇厚捨其澆薄安其誠實摘其華綺去彼禮之華末取此道之大體天下治矣譬如己之攝生反其質素數兮若朴處其厚也行乎無路遊乎無迹遠其薄也出乎無門入乎大方居其實也屬其精神偃其聞見去其華也去彼華薄取此厚實何不可之有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何氏曰莊子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夫以昔之得一者冠於章首言一之為道自古以固存也一者道之所生不曰得道而曰得一者見道之專其獨無對為物不二列子不生者疑獨此言獨者即一之旨也故曰疑獨其道不可窮○林氏曰一者道也天之所以清明而垂象地之所以安靜而載物神之所以虛而靈谷之所以虛而盈皆此道也萬物之所以生亦此道也侯王之所以保正萬邦亦此道也其致之者言其清寧靈盈生貞皆因此道而得之○呂氏曰昔之得一者謂往古太極既判而天地谷神萬物侯王所以能清能寧能靈能生能盈能貞者無他蓋得一氣之妙用也夫一氣者無匹合於天下也為大道之子神明之母混元之先萬化之祖上下匪常古今不二是以聖人近取諸身天者首之圓象也得之則髮紺

髀黑目碧耳聰百靈清爽矣地者黃庭真土也。得此則覆載萬物滋生百昌安寧。不動神得之。咀嚙六氣凝結胎仙。然後變化通靈矣。谷得之則腦滿髓實。天谷虛盈中生紫真萬物者六腑五臟九竅百骸是也。得之則七液洞流五內堅固。沖和滋潤。故能久視而長生矣。侯王乃元神心君也。得之則頓躋聖位。形將自正矣。此無他。皆一炁之所致也。○吳氏曰：一者沖虛之德也。上篇所謂抱一。所謂為一。後章所謂道生一。皆指此而言。莊子謂之太乙。又但謂之一。此乃自然之道。所為其用則虛而不盈。後而不先。柔而不剛。前章固屢言之。而此章盡發其蘊。得者謂得此一以為德。以者謂以此故能若是也。言天之清地之寧。神之靈谷之盈。萬物之生生不窮。侯王之立乎天下之上。其所以致之者。皆得此一之故也。

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愛。何氏曰：清明者為天。不知此一。此道以之。清無以則晝冥宵光。清者將分裂矣。寧靜者為地。不知此一。此道以之。寧無以則山崩川涸。寧者將發泄矣。靈應者為神。不知此一。此道以之。靈無以則其神不靈。而將消歇矣。盈滿者谷。不知此一。此道以之。盈無以則谷不盈。而將枯竭矣。生生化化者。萬物不知此。道此一以之。生無以則其生不植。而將衰滅。況侯王以一身處臣民之上。得一旦致一而後。可以為天下貞苟非此。一此道之有以也。則位高者危。德二三。者凶。慶敗之來可不戒哉。貞者正也。○呂氏曰：天者積陽之德。表君之象。倘無以清。則陰陽謬矣。紀綱弛絕。沖一不運。而開裂之兆見矣。地者積陰之德。表臣之象。倘無以寧。則剛柔卷折。山川崩決。沖一不守。而發泄之形著矣。神者陰陽不測。無以靈。則禍福生。恣秋祥勃。興沖一不居。而發歇之時至矣。谷者虛以容物。倘無以盈。則流潤

之失。崩夷之憂。沖一不盈。則枯竭之患。作矣。萬物有形者也。倘無生。則堅強枯槁。沖一散去。則滅亡之期。應矣。王者貫三才。而有萬物。儻無以貞而貴高。則百官不職。四海不歸。而慶敗之禍。隨之矣。且夫人之一身。至陽赫赫。在乎上。自天柱第一。推玉京關之上。皆天也。其不清。則腦髓滅。齒落目昏。形將壞裂矣。已之地。無以寧。則真土乾枯。黃芽不生。靈津發泄矣。已之神。無以靈。則赤子困悴。胎仙蕩散。七液不流。久而逝竭矣。已之萬物不生。則關節無寶。臟腑虛贏。而終於寂滅矣。已之侯王恃其高貴。則丹元不正。性真失常。心影既偏。將恐慶仆矣。○林氏曰：裂分裂也。發言動而不定也。歇消滅而不靈也。竭盡也。虛則能受。不虛則盡止。而不可受矣。慶顛也。處貴高之位。而無此。則顛慶之矣。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目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林氏曰：貴賤高下兩句。亦只是譬喻。無賤

何以為貴無下何以能高下與賤乃貴高之基本也侯王之稱曰孤曰寡人曰不穀皆是自卑之辭又以此為虛而不自有之喻非乎言我如此說豈有不然者乎此兩字亦是文之奇處○吳氏曰此章以六句

並言而此以下承上文貴高二字重為侯王言之蓋侯王之位貴且高而冲虛之德不欲盈惟當自處於下賤也孤如無父之孤寡如無夫之寡不穀不善此皆不美之名非人所願有者而侯王以此自謂是以

下賤自處也先云下為基賤為本而後但云賤為本蓋舉一以包二省文也○李氏曰非乎豈不然哉○何氏曰貴本於賤高基於下是以侯王自謂孤寡無助不穀不德亦可反其本而不失其道矣易曰常以

一德謙以制禮常德之固謙德之柄是也此道家所謂雌一之道守約施博也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林氏曰數車無車一本作數譽無譽譽字誤也此兩句本譬喻若作譽字下文如玉

如石意不相屬矣○李氏曰數車之名件無一名車者數我之一身無一名我者數轅合一則名車四大合一則名我不欲如玉如石者貴賤兩忘惟抱一也○何氏曰如數車而裂於名數之異如玉石而偏於

貴賤之質則非一與本之道莊子萬物一齊孰短孰長以道觀物何貴何賤此也故章末取喻以戒之○柴氏曰輪輻等物皆車中微賤者然非此莫成車盡其名件數之無一名曰車者故曰數車無車石中出玉不敢貴玉賤石蓋愈久愈不忘初也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林氏曰反者復也靜也靜者動之所由生即易所謂艮所以成始成終也能弱而後

能強專於強則折矣動以靜為用強以弱為用○吳氏曰道之至靜反於道故動道本至無反於道故有是以虛無恍惚之根萬物共本之元圓於出入之機墮於動靜之域皆道之體用也極物之真必守其本

命物之化必守其宗故動而生者不與之俱化則知出者之必入不與之俱徂則知動者之必靜觀物之出必終於反觀物之動必終於靜而天地之心可見矣且春夏則萬物芸芸競作根莖芽甲並發于外出

而有生豈非反於動乎秋冬則萬物去華而就實各歛于內歸吾性宅順而不亂豈非弱而用乎譬之身焉欲修長生要識所生之本欲求不死當明出入之機謂之反還謂之動靜反者返其真元也動者發其

天機也自一陽來復於靜定之中運轉樞要斡旋汴流得七返之旨鎮補三田流通百脉非動則無以復命也故曰反者道之動夫道無形無聲非柔不能制剛非弱不能制強故專守雌靜若嬰兒之未孩且天

下之柔弱莫過於水水莫過於氣氣莫過於道道氣神水之所柔弱者通貫金石爍銳磨堅無乎不入故曰弱者道之用○李氏曰反者道之動神一出便收來弱者道之用專氣致柔也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林氏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曰物生於有然天地孰生之天地之始生於太虛是生於無也因動靜強弱而推言言有無之始也○呂氏曰天下之物有無相生迭出迭入未始有盡非有則不能顯無非無則不能生有萬物生於天地之內是因有而生也天地形於太虛之中是因無而有也

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有無之相生若循環然而反復之義大矣哉聖人深達厥理即水以觀之不觀其流必觀其反流即木以觀之不觀其華必觀其去華則物雖有萬之不同目擊而道存矣然天地為萬物父母而人為萬物之最靈已之有者形也已之無者神也胞胎成其形有生於無也復九百靈生於身無生於有也故真有不有真無不無達斯旨者自契於真有真無也○何氏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反求其初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也天地者萬物之一初先天地生有物混

成混沌者又天地之一初無有生有無形生形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始自無而散諸有終自有而反諸無則道朴豈終散於器乎彼流蕩而忘反者宜其失於強盛而去道遠矣○李氏曰天下萬物生於有即有名萬物之母有生於無即無名天地之始也

第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林氏曰勤而行之者言聞曰必信也若存若亡者且信且疑又以爲有又以爲無也最下鄙俚之人則直咲之耳惟最下之人以之爲笑方見吾道之尚退之論文且曰人笑之則以爲喜況道乎○何氏曰道者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能行動行士之上也中人求道不宏不篤焉有焉無繫念存心萬中無一至於世俗浮薄雖謙下爲懦弱笑虛無爲荒唐然不足發或者之笑亦不足見此道之大以知道者希故也

呂氏曰上士者大資純厚達於妙理聞道則洞然曉悟信而不疑篤志行之惟恐不得故曰勤而行之中士受性中庸可上可下始樂而終厭初勤而後惰聞道則猶豫多疑取捨不決欲進則不能果於力爲欲

退則猶有所顧惜故曰若存若亡下士賦性污濁不達至理聞道則以爲迂闊荒唐不止於不信又且大笑而非之然而不爲下士之所笑者豈足以爲清淨之道也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林氏曰建言者立言也言自古立言之士有此數語明道以下數句是也此亦是設辭言此數句不出於我自古有之明道若昧惟昧則明前章曰自見者不明又曰不自見故明即此也進道若退者能退則爲進也夷平也夷道大道也大道則無分別類同也和光同塵之意上德若谷能虛而

不自實也大白若辱不皎皎以自異也廣德者不足若自足則狹矣偷竊也欲為而不敢為也建立其德是有為者為之於不敢為所以能建立也質真若渝真實之質純一而不變而自有若渝變之意此亦足

而不自足之意大方者太虛也太虛雖有東西南北孰見其方隅哉大器晚成如鑄鼎之類豈能速成哉大音希聲天地之間音之大者莫大於風霆豈常有哉希者不多見也大象天地也易曰法象莫大乎天

地天地之形誰得而盡見之○何氏曰建言有之古之立言之士如下文所云皆為世所訛笑而大道存焉明道若昧大悟同未悟也進道若退大勇同無勇也夷道若類平等同無等也上德若谷實若虛也大

白若辱清若濁也廣德若不足有餘不敢盡也建德若偷建諸天也而如朝夕偷安者質真若渝質如金石而如長久渝變者大方無隅無門無房大器晚成匪離匪琢大音希聲非律非呂大象無形離色離名

混沌太無非可名狀可謂費而隱矣此皆極大道之形容廣乎其無不容淵乎其不可測也○呂氏曰夫過欲陽而功欲陰過陽則能消功陰則能全諺謂之陰德者不欲人知因物自然興著不顯其能退藏於密故曰建德若渝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林氏曰道隱無名不可得而名也貸者與也推以及人也有道者能以與人而不自有也成者道之大成也成已成物而後謂

之大成也○何氏曰無名者不可指定而名也故有如上文模寫不盡者然道雖無名而有實善貸且成貸註韻施也人人咸備物物周普如天施地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何莫非道也莊子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乎無有者此也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何氏曰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萬物抱一而成得微妙氣化凡人物背寒向暖背暗向明背惡向善皆為負陰抱陽之意抱陽即抱一道之生氣之化也人與天地參為三而於物

最靈故人也者天付以神地付以精沖和付以氣人貴護氣保精愛神與天地並立所以保養沖和以謙不以盈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林氏曰一太極也二天地也三三才也言皆自無而生道者

萬物之始自然之理三極既立而後萬物生焉萬物之生皆負抱陰陽之氣以沖虛之理行乎其間所以為和也○呂氏曰道生一氣一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所以道生一者太極未判一氣之渾淪也一生二者謂清濁既分而天地位焉易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矣赫赫發乎天肅肅出乎地兩者交通而成和故人倫成焉一陰一陽之謂道言負而且抱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雖非道也煉養家以月為衆陰之母

日為衆陽之父所以負抱者常當嚙吸天
光咀嚼沖氣則天谷虛盈二景纏絡萬神
安寧出入元化飛駢玉清○董氏曰凡動
物之類則背止於後陰靜之屬也口鼻耳
目居前陽動之屬也故曰負陰而抱陽如
植物則背寒而向暖而沖氣則運乎其間
又統而言之則神陽而質陰神運於中曰
抱質見於外曰負氣則動陽而靜陰乃濟
之以中和而沖乎形質為神所乘之機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
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何氏曰稱孤稱寡不穀者托於無輔無善
之稱此王公卑以自牧之名三名者人之
所甚惡而亦人之所以教蓋位峻者顛輕
豪者亡固理之常而損中有益益中有損
又物之變故聖人為三才宗主執沖含和
寧處人之所惡寧受物之所損安知自下
者人不高之自後者人不先之惡未必非
美損未必非益也經曰道沖而用之或不
盈盈者沖之反也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

故受之以謙謙與盈相反也○林氏曰人
之所惡莫若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此
亦譬喻有道者自卑自賤之意其意蓋謂
天地人皆自無而有萬物以陰陽為質而
其所以生之者皆沖虛之和氣學道者當
體此意則必以能虛能無為貴天下之物
或欲損之而反以為益或欲益之而反以
為損損益之理有不可常如月盈則必缺
此益之而損也既缺則必盈此損之而益
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
以為教父
何氏曰金背銘強梁者不得其死又繼以
好勝者必遇其敵亦以見古之人皆以此
為教而我亦不求異以為教然且為教之
父者蓋指約而易操也教之父道之母也
無他天地物類生皆從一道以沖為宗○
李氏曰人之所教無非為善我亦如是教
之也○吳氏曰此言用弱之事梁亦強也
以木絕水以木負棟皆曰梁也取其力之

強也不得其死謂不得善終如子路之行
行夫子以為不得其死後果死於孔悝之
難教父猶言教之本父謂尊而無出於上
者人之所教教以用弱我亦以此教之強
梁而不能弱者必不能保其身以強梁勝
人之益而有不得其死之損所謂益之而
損者此最為教人第一義故曰教父○倪
氏曰老子言道每譬之母此特曰父者母
主於養父主於教為人師者必尊嚴如父
可也

第四十三章

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林氏曰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行於
至堅之間如水之穿石是也無間無縫罅
也無有即無形也如人身榮衛之間可謂
無間而氣脉得以行之無隙之隙而日月
之光亦入之此皆無有入無間也○何氏
曰天下莫柔弱於氣氣莫柔弱於道道之
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老子嘗

以是語關尹知道與氣所以柔也天地之氣雖至堅如金石無所不透其道亦然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故至柔非弱至堅非強如泰山之溜穿石如單極之綆斷幹亦此類也馳騁者莊子所謂乘

天地馳萬物之意可以執道御有者由至堅而逝至柔由至柔而逝至元列子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舉此見無介然之間道其至矣乎然後知無為之有益無為為神歸無動氣派決本常根入

乎無間默悟之可也○呂氏曰天下至柔莫過於水然猶未免有形者也或似無形而入於有形則氣是矣氣本柔也且氣本柔養之至大至剛人莫能禦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廢堅亦不病夫一已之至柔者道氣是也馳騁乎至堅者謂氣能穿關過節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以有人有得而不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惟大梵之氣無有形質故能包暎天地而無外容暎於毫

而無內聖人體之德性是也見道朗徹何往不通所以致治四海謂之神化喻夫至人臻襲氣母引鍊太和神明在躬出入無間淵乎不可測度故曰無有入於無間無為者居象帝之先處太極之中道之妙用

實寓于此聖人則之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無有不可豈小補哉至人無為無事而形不勞忘我忘人而精不虧非欲於道道自歸之故曰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林氏曰前兩句皆譬喻也以此而觀則知無為無不為者至理也不言而教自行無為而功自成此皆至道之妙用而天下之人知不及之故曰天下希及之有益有用也○何氏曰何謂不言之教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精誠所感吾何言哉何謂無為之益如水行用舟山行用橈因高為田因下為池簡易之化吾何為哉此皆專氣

致柔極虛本無以道運化故也故天下希及之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保真懷道而天下自從又誰得而企及之哉

第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林氏曰名貨皆外物也無益於吾身則雖得雖亡何足為病而不知道者每以此自病○何氏曰莊子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烈士殉名貪夫殉利以身殉之雖死不悔曾不知身重於天下況死名死利乎知道者身尚非我有況美名美利皆外物耳不知道者試以名比身世以名為華身固有名高而身危則名豈不踈於身乎試以財比身世以財為寶身固

有財多而身害則財豈不少於身乎故曰生我名者殺我身益我貨者損我神當其無得無失之初如水未汲及亡於既失之後無病自灸孰若本無之無事手孰能自遺於既失之餘乎○呂氏曰先身而後名

貴身而賤貨是猶未能忘我也夫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於名貨蓋名無實實無名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踈矣富者苦身疾作競名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然聖人貴以身為天下非忘我則不然使天下之人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故伯夷餓死於首陽之下是殉名也盜跖死於東陵之上是殉利也其於身貨孰多孰寡焉以身殉名世必謂之君子以身殉利世必謂之小人得之則悅失之則憂貪得忘失見利忘義是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雖得雀而珠已亡蓋所亡者重所得者輕也可不哀哉蓋志在乎得而不得者以亡為病及其既得而患於失則病又甚於亡者惟齊有無均得喪而後始無疵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林氏曰愛有所著則必自費心力以求之愛愈甚則費愈大此言名也貪而多藏一旦而夫之其亡也必厚無所藏則無所失

藏之少則失亦少多藏乃所以厚亡也此二句發明下三句○何氏曰多取美名是謂甚愛名者為實之實名大而費心亦大矣居其奇貨是謂多藏利者治亂之媒利厚而亡物亦亡矣○吳氏曰愛謂愛名大謂身也以名比身則身大於名慕名者甚其愛而愛身反不如愛名必至耗費心神而損壽是因名而使身之大者耗費也故曰大費藏謂藏貨厚亦謂身也以貨比身則身厚於貨嗜貨者多其藏而重身反不如重貨必至喪亡身命而隕生是因貨而使身之厚者喪亡也故曰厚亡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林氏曰惟知足者不至於自辱惟知止者不至於危殆如此而後可以長久此三句却是千古萬古受用不盡者○何以曰知足則於名於利已得之中知有分重而此身早退何辱之有知止則於不當得之名與利截然一毫不求而此身能隱何殆之有乃可久也○呂氏曰心足則無求於外

故無辱心止則萬緣俱息故無殆可以長可以久也○吳氏曰知內分之有定則足而不貪故不至失舉虧行之辱知外物之無益則止而不求故不至損壽隕生之殆而可長久也○李氏曰名貨得失皆有為也終不長久惟知足知止可以長久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林氏曰有成則有缺大成者常若缺則其用不敝矣有盈必有虛大盈者常若虛則其用不窮矣前章窪則盈敝則新即此意大直則常若屈然枉則直也曲則全也大巧者常若拙然不自矜也大辯者常若訥然不容言也○李氏曰上章知足不辱故次之以大成若缺德有餘而為不足者壽財有餘而為不足者鄙大成若缺大盈若沖至於若屈若拙若訥皆德餘而為不足者用之無盡也○吳氏曰以成為成以盈為盈以直為直以巧為巧以辯為辯小矣

若缺則非成若冲則非盈若屈則非直若拙則非巧若訥則非辯乃為成之大盈之大直之大巧之大辯之大者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林氏曰躁之勝者其極必寒靜之勝者其

極必熱躁靜只是陰陽二字言陰陽之氣滯於一偏皆能為病惟道之清靜不有無不動不靜所以為天下正○何氏曰道以清靜為正亦惟清靜為大躁勝寒陽極生陰靜勝熱陰極生陽皆極於所為勝若夫天清地靜乃天下至正之道無勝無極而可以大且久者經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是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六

第九

二十五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七

一

肝 江 危 大 有 集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呂氏曰夫時之泰也庶民昌四海治兵戈息民多務本戶競田桑糞治田疇雖有良馬無所用之不謂之有道而何時之否也百事疲災異生強暴相凌彼疆我界其守而爭奪之端起矣戎馬交馳集於戰地故陰陽自此閉塞品彙自此天闕不謂之無道而何夫一身者一天下也南華經野馬也塵埃也是以馬而喻氣也揚子云氣也者適善惡之馬也蓋氣即道也道即炁也自一炁以生萬物氣之所生萬物柔弱而生氣之所去萬物堅強而死却者反也走者運也運其精氣沂流直上補其腦血糞其根本以養其身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已之天下無道則忘本逐物心動意躁其息自奔上有重樓浩浩而出下有

金龜續續而泄日以心聞六賊生於郊境矣○何氏曰天下植有道之君則不以兵強天下而以務農重穀為本故却善走之馬而惟糞治其田疇不倉內以事外傳曰糞除先人之弊廬糞除皆修治意無道之

世戎馬生於郊駟駟牡馬在坰坰之野郊本言畜馬之地彼以是妨農業者則可戒也○按兵氏澄所註本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下有車字言有道之世不相侵伐故善走之馬不以服戎車而退却賤用之以服糞車而糞田也諸家並無車字惟晦菴朱子語錄有之張衡東京賦云却走馬以糞車是用老子全句吳氏本自有理學者不可不知也

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

林氏曰戰爭之事皆自欲心之始欲心既萌何時而足惟得是務所以為罪為禍為咎也惟知足者以不足為足則常足矣此又發明前章知足不辱之意○吳氏曰罪